

那个女孩

□文彦

我被护士长骂哭了,泪痕未干又去干活。我端着治疗盘走到30床,仍是满心委屈。

病床上是位同我年龄一般的女孩子,她正在吃橘子,母亲剥了皮,一瓣一瓣喂进她嘴里。女孩子笑着,母亲表情慈和。我羡慕地看她,这一刻她仿佛无忧无虑。她有那样好的父母,明显经受过良好教育,气质优雅,待人谦和有礼。我想起自己在乡间的文盲母亲,她虽爱我,但不知表达。她也从不会为我梳理这股复杂好看的辫子,更不会用宠溺的眼神看我。她似乎总是惊慌的,忙乱的,为生活压迫着,日日夜夜忧心。我想起自己不得不工作,肩负起责任,无人可依靠。

女孩见到我,头一偏,避过母亲喂过来的橘子,嘴唇一嘟,“又要抽血啊!”唇上还有橘子的汁水闪亮着。母亲用纸轻轻擦去,哄着:“乖,配合检查,我们才能早点治好了出院。”

女孩手臂幼细,不小心就可掰断似的。皮肤苍白、干涩,上面大大小小青痕绘在各处,地图一般。

失败一次,第二针成功了。女孩离开母亲怀抱,惊喜地,“我以为要截三针,今天竟然两针就

医院物语

进去了。”

大多数时间女孩坐在床上看书,她的父亲或母亲陪着,也看书。他们一家在这个地方很不协调,尤其是老年病人多的病区,格外与众不同,来来去去的人总要多看一眼,每看一眼就惋惜一次。“多漂亮的姑娘,怎么会生这个毛病?”有时她父母听到了,看起来没听到似的,他们向来谦和有礼,却与众人保持一定距离。人们既同情她,又同情着她父母,“这个岁数,再生孩子好像不容易吧。”

女孩有两套睡衣,粉蓝、粉绿,绒绒的。还有一个玩具熊,常常把玩在手里。有一日母亲把古琴也带来了,女孩用手指轻轻勾着琴弦,发出沉闷喑哑的声音。“不好弹,指甲都剪掉了。”

我埋头为女孩贴胶布,她悄悄问:“你要离开这里了吗?”“是的,我要去外科转了。”“外科医生很帅吧,”她轻笑,“我要是能去外科住院就好了。”母亲把刚才那瓣橘子喂进她嘴里,嗔怪着:“真是傻孩子。”她撒娇地往母亲身上蹭。

我忘了刚才的委屈,因为我拥有的远比她多。

“中古品”循环生活

□尹画

最近,我沉迷于“中古品”。这词源自韩语,意思是“二手物品”。循环利用“中古品”,既便宜又节约资源,不失为一种绿色生活哲学。

一开始,我卖书给二手网络平台。屋内书堆为患,入不了橱的书堆得到处都是,想要找一本极不容易,便索性开展另类大扫除,把读过后觉得不必收藏的书整理出来,扫描好条形码,上传给二手书籍平台。平台马上预约,快递上门回收,方便快捷。换回书费,下单买了几本自己想看的书,收到的二手书,都经过了消毒处理,套着塑封,像新书一般,卖相超出预计,兴奋不已。于是循环卖书买书,不知不觉,书读得比往常多了一倍。

买卖二手书并非稀奇事,几年前我在澳大利亚就逛过一间二手书店。店主是个老奶奶,她说她对二手书更有感情。一本旧书,多少烙有旧主人的印记,扉页上的签名,书中零散的阅读痕迹,把它传递给新的读者,焕发新的生命和价值,漂泊里,见灵魂。

除了书,买卖“中古品”还可以辐射到各种物件。今年夏天,我将家里闲置的衣服和包包,挂

心窗片羽

上某网络二手平台售卖,没想到短短一周时间,就卖掉7件衣物,赚回一千多元。在平台上待了一段时间后,发现货品之丰富,远超我的固化思维。比如,家养的博美狗妈妈生了一窝狗宝宝,主人开价0.01元,几乎是无偿赠送,为自家博美幼犬寻求有爱心的铲屎官收养。又比如,有人将自己上课记录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笔记挂了上去,售卖4元。还有人在售卖已经摔碎成两块的欧式,让人惊讶的是居然有不少人点了“想买”。原来,并不是不坏的货品才可以转卖,碎的物品也仍然可卖,也许买家二度加工打磨后便可变废为宝了。

二手平台的好处就是各取所需,两全其美。这个世界很奇妙,你视如草芥的东西,在别人眼中可能就价值连城。

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,一个乡村超模,将乡村里随手可得的素材:编织袋、破渔网、塑料袋、橡胶手套等七零八碎的废弃材料,做成了衣服,穿着在田野上走秀,红遍外网。当时我就心想,这才是最好的垃圾分类推广者,有一种喜悦叫:可回收货品循环利用。

紫琅诗会

春天回到了春天中
而我,怎么也回不到老照片中

就像,我回不到一场酒宴上
我认出一个叫不出名的老熟人

我们彼此喊着兄弟
内心的陌生与茫然停顿了一会儿

举杯时漏出的一滴酒
与桌面的一滴水,相互掺和

老照片

□毛文文

每一张老照片,都黑白着往事
都有另一个自己迷恋玫瑰的一部分

春天的沟壑很快爬到山坡上
蜜蜂和蝴蝶把人间的道路
放在它们的翅膀上

我只是这么想了一下
蜜蜂和蝴蝶就停了,回到花丛中
道路也回到道路中



立春

童兴莲

玉兰一瓣

一冬的慵懒和倦怠。

打春的叫法起于唐代,初时为皇家行为。那时,立春的仪式堪比春节,隆重壮观,人们在冬至后,以土和泥,以桑为“骨”,塑出牛样,至立春这一天,由皇帝亲自出马,主持仪式,百姓们载歌载舞,用彩鞭鞭打塑好的泥牛,以此祈求一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礼毕,人们纷纷上前,抢得几块春(泥)牛碎片归家,视为吉祥。

一场场庄重的打春,以百姓为主体,他们打春牛,抢春景,抱一团春意回家,体现的是“勤劳人家春来早”。

也许,打春过后还会有雪,但打春以后的雪叫“春雪”,春雪姿态飘,容貌艳,心肠软,别看地上一层,树上一垛,屋上一坨,但它们不经化,太阳一出来,它们就再也把持不住,很快就融掉了。

也许,打春以后,河流还会冰封,但那次,是轻轻的,润润的,像女人娇嗔生气的样子,架不住一点温

存,几句悄悄话,就默默地消解了。

春来了,原野噗嗤一声笑了,笑出了满地春草,笑出了满枝嫩芽,笑出了漫天风筝和满树鸟鸣。

打春,说白了,就是打开春天,打开春天的大门,迎接莺歌燕舞、姹紫嫣红,迎接花红柳绿、百鸟争鸣,迎接一片新天地。

其实,打春的日子跟平日并没有什么两样。小时候,听到说打春,便盯着祖父问:“打春?为什么要打呢,有什么用?”祖父听了,笑着,可能是一时无法回答,说:“打春就是打春呗,就像年年都过年一样,年年都要打的。打过春,天慢慢就暖和起来,又要春耕了……”一旁的大祖父接过祖父的话,说道:“柳树打包,叫花子伸腰,冻不死了!”哦,这就是打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了,打春,柳树要发芽了,叫花子不用冻得缩成一团了。往后,我们就可以卸去冬装,脱下鞋,撒开脚丫子在田埂上疯跑了。

哦,打赤脚其实离打春还会有好长一段路程要走呢。

藏地挥毫

颜料,用肉眼看起来就是极微小的几颗粉末,小心地在画面中找到适合的间隙,轻轻一点,立即收笔。看起来似乎不难,于是不断地重复操作。点着点着,动作不知不觉变大了,突然一下子点出半颗芝麻那样大的一团青色,它显得鹤立鸡群,与周围散淡分布的青色颗粒们格格不入,这可怎么办?只能向师兄求助。师兄接过笔,在颜料碗的清水中反复涮洗,然后拭净笔锋,凝了凝神,用笔尖快速地沾了一下画布上那团青色;稍待片刻,再次涮笔、拭干,轻点那半颗芝麻粒。原来他是用干净的笔尖吸走一部分颜料。这个方法是险中求胜,因为清水中牛胶,如笔尖多次接触画面,会留下发黄的印渍;如笔尖拭得不够干,又会使已涂上的颜料受水化开。总而言之,刚接触唐卡上色的我,一时是无法掌握这种补救方法了,也不能总是请师兄帮忙“险中求胜”,只能在点染时小心又小心,不敢再有丝毫松懈。每一次笔尖只沾几颗粉末,找准画布上适合的间隙,尽可能轻巧地点上去,不能出现毛糙或斑点。

不知不觉,一整天的时光偷偷流逝而去,当头顶的白炽灯亮起时,我放下笔验看画面——竟然只点了半个手掌心那么大的天空,还不到总量的四分之一。这下真是傻眼了!我们在拉萨学习的时间只有两星期,这点染竟如此费时,我们还来得及完成全部的进度吗?抬起酸痛的手臂揉揉酸涩的双眼,略有些沮丧地坐车回拉萨。

第二天,早早地来到画室,放颜料的小碗中的水已经干了,一层薄薄的微黄色牛胶覆盖着碗底的颜料,还有一些青色粉末附在碗壁上,如雨后的残山剩水。那青色如此纯净,没有一丝杂质。唐卡颜料的青色与绿色来源于同一种矿石,这青就是我们熟知的“藏青”,绿则称为石绿。出产它们的矿在尼木和嘉绒地区都有分布,通常是铜矿的伴生矿。一块矿石上能看到蓝绿两色,通过加工把两种颜色分离开,然后从青色中分离出三种不同的深浅,头青、二青和三青,头青颜色最深,密度最大。我们这次点染用的就是头青。

在颜料碗中重新注入清水和牛胶,新一天的点染又开始了。点完一片,从坐榻上下来退远几步再看,会发现仍有好些地方不均匀,于是再反复补点。等远看显得均匀时,用手机拍一个特写,放大图片再细看,又会发现不到位的地方,继续补充。就这样反反复复,一直到第三天的上午,才终于把天空的点染完成了。放下画笔,走到院子中去休息,抬头看到西藏的蓝天,恰恰是这样自然而然地由湛蓝过渡至浅蓝,真美!